

“第一毒村”只是冰山一角 广东计划三年内遏制毒品泛滥 博社村重建村委班子

1月16日下午，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李春生在汕尾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首先发言。他说，就广东省的毒情形势而言，博社村这个“第一毒村”只是冰山一角，广东省毒情形势还依然严峻。

他透露，下一步，在贩毒上、过境通道上、在娱乐场所上，以及快递行业新型毒品犯罪方式上也要打击，计划通过三年时间切实遏制住广东毒品泛滥的势头。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广东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力，对博社村实施了大清算，打掉18个特大制贩毒团伙，抓捕近200人，缴获冰毒近3吨，制毒原料过百吨。

清算行动后，陆丰市人事局主任科员蔡水宝调任博社村，兼任村党支部书记。另外，从村里面的小学校长、年轻党员以及退伍军人中选任党支部成员，并落实好村“两委”办公地址。12月30日，博社村新的基层班子组建完成并开展工作，与此同时，解决了村的供水供电问题，恢复了村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当地公安贴上的部分禁毒通告被撕毁



禁毒标语在村内每隔五六米就能看到一条。

刚贴上的禁毒通告 就被村民撕得面目全非

“有毒必肃、贩毒必惩、种毒必究、吸毒必戒”。1月6日，《新京报》记者看到，越接近博社村，这样的横幅和标语就越来越多，而村内更是每隔五六米就能看到一条。在甲西镇人民政府办公楼，正门口拉起的红色横幅，把禁毒上升到了人民战争的高度，“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打一场禁毒人民战争！”

村道两边，还张贴着陆丰市公安局

关于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但这样的通告，显然成了一些村民发泄情绪的对象——在一些墙角或监控探头的盲区，公安局的禁毒通告被撕得面目全非，有的留下一截通告题头，有的仅留下一些模糊，显示这里曾贴过禁毒通告。

博社全村姓蔡，是一个传统的宗族主导的农村，村里人不管血缘关系远近，都是一个老祖宗。而根据广东警方

给出的数据，博社村有1.4万人口，其中20%的家庭直接或间接参与制贩毒。庞大的涉毒人群，加上宗族式制贩毒模式，带来的是对外来者的敌视和不欢迎——极少有村民愿意交流，有的年轻人，甚至直接竖起了中指。

“制毒的村民，都是一家带一家，他们知道情况，不会给你讲；不制毒的村民，要么不知情，要么知道，因为担心报复，也不敢跟你讲。”村民老蔡说。

更多的村民远离毒品 却要承担沉重代价

和村里住着豪宅的村民不同，老蔡还住在老宅子里。他的家里，摆着好几桶10元一桶的纯净水。“地下水都让制毒的污染得不能喝了。”老蔡说，村边的一条河沟是最直观的证据，原来清澈见底，最近几年制毒污水垃圾直排，河沟的水现在又黑又臭。

除了环境的污染，“第一毒村”的影响扩散后，一些村民抱怨自己受到了牵连。当地媒体说，有外村村民因为和博社村的村民常在一起吃饭，曾被警察多次叫去问话；而广东扫毒行动后，有

村民说，外出住宿，酒店前台看到是“博社村”的户籍，会用异样的眼光再三核实。

而实际上，在老蔡等村民看来，博社村制毒的家族，确实存在，但还有很多村民是奉公守法、坚持正道的。

老蔡说，新闻上讲，小学生剥康泰克胶囊一个月挣1万元，村民剪切麻黄草一天可挣三五百元，但这些“好事”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得到。更多的村民远离毒品，却要承担毒品阴影下沉重的代价。

比如，农村建房的工钱，这几年不断上涨，一个泥工2011年一天不到200元，现在少了300元没人干；建房的宅基地，原来一块（三分地）不过几千块，这两年涨到少则几万多则上十万。

博社村制毒还波及影响了周边的村庄。村庄的风气不断恶化——过年祭祖，有的村民甚至用箱子搬来整箱的钞票，有的焚烧真钞祭祖，有的叠起大量现金祭祖。还有出租车司机表示，由于担心被“瘾君子”打劫，直到去年底警方大行动前，都不敢进出博社村。

村民担心死灰复燃

博社村所在的三甲地区，涉毒其实有一定年头了。早在1999年，那里就因涉毒问题严重，被国家禁毒委列为“全国毒品危害重点地区”。虽然一度曾把“毒帽”摘下，但没过几年，当地毒品犯罪死灰复燃，2011年重戴“毒帽”。

制毒工序变得越来越简单，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个塑料桶、一台洗衣机、一个高压锅、一台冰

箱，还有几种化工用品，就能够将麻黄草制成冰毒。这些设备的购置成本非常低，即使再加上一台发电机，也不超过1万元。

此外，经济基础薄弱亦有“贡献”。60岁的蔡奇鹏是村里通过一种传统祭祀形式选出来的理事会会员，曾经试图通过宗族力量劝导族亲们不要从事冰毒制贩生意。但是“村里实在太穷了”，看着别人富起来，很多人也想赚快钱发

财。在金钱的诱惑下，宗族祖训的力量也难以压制村内人膨胀的欲望。

据了解，陆丰尤其是“三甲”地区多数村民从事出海打渔、养殖虾蟹和种植荔枝行业，每月收入也就一千多元，而如果去参与挑拣提炼用于制造冰毒的麻黄草，每天收入可达两三百元，很多人因此走入了制贩毒的外围圈子。

“禁毒和戒毒一样难。”有村民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

背后的“保护伞”仍有待调查

虽然很多当地官员把毒品屡禁不绝的原因，归咎于村民法律意识淡薄、暴利诱惑驱使，但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还包括，基层政府的涣散和来自政府警队的“保护伞”。

广东警方的行动中，陆丰党政部门干部，涉嫌充当毒贩保护伞的有14人，除了博社村支书蔡东家等村干部，还包括陆丰公安局机关干部，当地派出所所长和民警等。

在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政委邱伟看来，之所以出现警察参与庇护甚至参与犯罪的情况，与当地民警工资待遇不高有很大关系。“一个月的工资1000多元，不到2000元，跟别人相比显得非常可怜。”邱伟坦承，这不是在为他们开脱。

早在2012年7月，陆丰市政法委曾建议，轮换“三甲地区”部分民警。背景是，三甲地区的公安派出所、刑警中队、交警中队民警67名，其中“三甲地

区”籍45名，占比达67%。而甲西派出所所长，连续担任所长12年没有轮换。巧的是，这12年里，正是甲西毒情从小到大、从大到泛滥的时间段。

对此，陆丰市委书记郑佳认为，陆丰除了继续深入开展毒品清剿打击行动，严惩“保护伞”，还要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博社村的情况绝不是一个孤例。”在郑佳看来，强化全市的村级基层组织建设已迫在眉睫。

综合新京报报道